



1955年陪十四世达赖会见外国记者团

# 沧桑九十年

——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杨公素 / 著



一个人的奇特生世 折射一个时代的背影

新中国外交史轶事

海南出版社

# 沧桑九十年

——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杨公素 著

海南出版社

## 沧桑九十年

——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杨公素 著

责任编辑 万胜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00千字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80645-246-X/D.5

定价：22.00元

## 目 录

自 序	( 1 )
第一章 遥远的大巴山	( 5 )
1. 大巴山里一小村	( 5 )
2. 走出穷山沟	( 18 )
第二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 22 )
1. 圣路加中学	( 22 )
2. 大革命中赶潮头	( 37 )
3. “外交部特务处”	( 43 )
4. 朦胧年代	( 54 )
5. 东吴中学 重温读书梦	( 56 )
6. “九·一八”与我的边疆问题研究	( 59 )
7. 苏州：消磨我青春的“天堂”	( 73 )
8. 杨度之子“杨公素”失踪	( 78 )
9. 北平：风雨飘摇话燕园	( 84 )
10. 打箭炉——我的学术道路的尽头	( 88 )
第三章 烽火晋东南	( 98 )
1. “读书救国”的幻灭	( 98 )
2. 从前线败下来	( 111 )

3. 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 .....	(115)
4. 33 军团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 .....	(121)
<b>第四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 .....</b>	<b>(124)</b>
1. 初识延安 .....	(124)
2. 重返晋南敌后 .....	(128)
3. 12 月政变风暴 .....	(135)
4. 遭遇决死队 .....	(143)
5. 宝鸡惊魂：韩乐然被捕 .....	(148)
6. 抗战首都不抗战 .....	(150)
7. 欲投八路 .....	(152)
8. 麻痹大意，当了囚犯 .....	(155)
<b>第五章 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 .....</b>	<b>(160)</b>
1. 逃出集中营，更名换姓“杨公素” .....	(160)
2. 入党遭怀疑，彭总作保证 .....	(164)
3. 日寇扫荡前总，左权将军之死 .....	(166)
4. 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 .....	(168)
5. 基层工作片断 .....	(173)
<b>第六章 外事工作之始 .....</b>	<b>(176)</b>
1. 国民党水淹我军的“黄河战略” .....	(176)
2. 黄河谈判，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	(181)
3. 陪周总理欢迎苏联驻华使馆北迁 .....	(184)
<b>第七章 进军西藏 .....</b>	<b>(188)</b>
1. 邓小平与西藏的“一国两制” .....	(188)

## 第十七章 重返燕园总结外交工作

2. 西藏外事工作不同于内地 ..... (191)
3. 进藏途中 ..... (193)
4. 第三次驱汉阴谋, 外事处成了武装防御所 ..... (196)
5. 外事帮办办公室 ..... (198)
6. 统战噶厦 ..... (200)
7. 印度在西藏的特殊利益 ..... (202)
8. 西藏的外侨: 卡扎儿与卡基 ..... (206)
9. 同喜玛拉雅山诸国的外交 ..... (208)
10. 西藏外事机构为何较为特殊? ..... (211)

## 第八章 睦邻外交谈判 ..... (214)

1. 参加中印关系谈判 ..... (214)
2. 中尼恢复正常关系谈判 ..... (221)
3. 中印协定执行情况 ..... (227)
4. 印度封锁西藏, 中印协定失效 ..... (229)

## 第九章 中印边界问题 ..... (234)

1. 1954年前后的中印边界 ..... (234)
2. 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 (237)
3. 中央的边界政策和对中印边界某些地段的调查 ..... (242)
4. 朗久事件 ..... (247)

## 第十章 尼赫鲁眼中的西藏 ..... (250)

1. 尼赫鲁访问不丹却要借道西藏 ..... (250)
2. 尼赫鲁为何改变了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态度? ..... (255)
3. 尼赫鲁所说“受骗”是怎么回事? ..... (260)

<b>第十一章 中印官员会晤</b> .....	(263)
1. 起因 .....	(263)
2. 经过 .....	(264)
<b>第十二章 我所知道的达赖喇嘛</b> .....	(269)
1. 我是达赖的下属 .....	(269)
2. 印度苦心拉拢达赖 .....	(271)
3. 达赖访印受滞，周总理苦口婆心相劝 .....	(273)
4. 达赖出逃：一个历史与个人的悲剧 .....	(277)
<b>第十三章 繁忙的亚洲司</b> .....	(280)
1. 在印巴战争中 .....	(281)
2. 在印尼“九·三〇”事件中 .....	(286)
<b>第十四章 在劫难逃：“文革”的中国外交</b> .....	(290)
1. 国内闹“文革”，殃及大使馆 .....	(290)
2. 毛泽东批示：外交要“来一个革命化” .....	(293)
3. 被造反派扣押 .....	(296)
<b>第十五章 “旅游外交”</b> .....	(298)
1. “极左”冲击下的“国旅” .....	(298)
2. 旅游局长：不搞旅游搞外交 .....	(301)
3. “风景出口”与“外汇挂帅” .....	(303)
4. 周总理亲自处理旅游事件 .....	(306)
<b>第十六章 三任大使，三种经历</b> .....	(310)
1. 出使尼泊尔：睦邻友好，王室上宾 .....	(310)

## 第十七章 重返燕园总结外交工作

---

2. 出使越南：两国交恶，慢待来使 ..... (317)
3. 出使希腊：“文化大使”，传递友谊 ..... (332)

### 第十七章 重返燕园 总结外交工作 ..... (341)

1. 离而不休，在北大教授外交史 ..... (341)
2. 特命全权大使，事实上授权有限 ..... (342)
3. 大使馆的招待会 ..... (346)
4. 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动 ..... (355)
5. 中国驻外使馆的一些内务 ..... (356)
6. 我对外交工作的总体感受 ..... (360)



## 自序

九十年了！

当我在今天，提笔写这篇开头的活时，才记起我来到这个世界已有九十个春秋！

九十年算得上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早过“古稀”之年。从一人生活于世来说，已活够了，所见所闻及所经历的也多了，我复何求？

人生为了什么，应该怎样去生活，这是古往今来极为重要的话题。古人云，“人生如梦”，又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说的是人生过得快。中国古代文人对人生有各种看法，但较多的是“缅怀往事，怆然魂销，过眼烟云，感慨不已”，这种感怀思想不能说对我没有感染，我记得在学生时代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时，真有点“感慨系之”。

我生于辛亥革命前夕己酉年，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其时我还是小孩。自我记事日起，就经历了四川军阀混战，逃避土匪跟着大人去到湖北，进了教会学校。接着发生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万县事件、北伐战争，我虽是个初中学生，却卷入了大革命洪流。1927年下半年到处白色恐怖，之后日本又侵略进来了。中国进入了一个鲁迅说的“炸进来，炸进去”的时代。八年抗战，何等艰苦，我一直投身在山西敌人后方做抗战工作。经过求索与曲折的道路，最终于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段经历构成了我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青春的幻想”，

## 沧桑九十年

记述一个旧知识分子成长和转变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我就投身于外事工作，一直在党中央、外交部的领导下，干了40年。新中国的外交领域，地方外事工作，外交部内的司局工作以及驻外使节工作，我都做过。特别是在西藏十年，负责西藏对外工作，从收回外交权、取消外国特权、建立与邻国正常关系等，我都一一完成任务。在西藏工作十年，为我在外交工作方面打下了基础，是我学习、执行和灵活运用外交政策的重大体验，同时我对西藏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深深地热爱西藏和藏族同胞。

在外交部内工作近四年，使我能有机会直接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体会了党的外交政策的精神实质，开阔了眼界，学会观察、分析国际形势，以及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执行我国外交方针与政策，体会了党中央国际关系方针政策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学习了外交工作中的各种技术。

从1965年起我先后担任驻三国的大使从友好的尼泊尔、1979年处于对抗状态的越南到西方古国希腊，我担任了三个不同关系国家的大使，使我学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这些经历成为我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外交生涯”。四十年的外交生涯，初遂了平生报国之愿。

1983年离休后，我担任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兼职教授，开始我给本科、研究生讲课，后来经国家教委批准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在北大近十年了，读书、教书、写书，成了我离休后的主要工作。我专心研究中国外交史，从晚清、中华民国及新中国时代。我还专心研究外交学，在北大和外交学院开了“外交学”专课，在研究生院讲授并写成了《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除了专门研究外交史外，我还研究与整理了中国西藏地方与外国关系，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书籍。

另一方面就是回顾我一生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哪些经

## 自序

验教训，有哪些偏差错误，写下这篇回忆录。书中所讲的都是当时的事、思想和认识，在现在看来也许有很多是错误的。比如我回忆的西藏，还是50年代末改革前的情况，现在当然不一样了，但我记下这些正足以说明西藏民主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在此回忆录中，还提及到一些我的前辈和同辈，也可能他们认为有失实的地方，请他们原谅并纠正，有许多同志已作古了，我在此表示深切的哀悼与怀念。

九十沧桑，回首平生，不免感慨万分。二十世纪是中国剧变的世纪，而我一生的所见所历，自然也殊多奇遇。写下这部回忆，也许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旁证。倘能使后人从中了解一些历史的原貌，于我则愿足矣！

杨公素

1995年11月



# 第一章 遥远大巴山

## 1. 大巴山里一小村

### 家在小三峡

我原名余贻泽，与余太君同宗。投身革命后，为了掩护，更姓换名杨公素，时间久了，便一直沿用下来。其中来由，后面会讲，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普遍。

我家住在四川巫溪县大宁厂两河口对岸刘家坪。这一串地名表示那是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大巴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一个小村。巫溪是巫山之溪，地图上画着大宁河，也就是现在著名的小三峡。巫溪县城在小三峡的尽头，大宁厂又在大宁河的源头，再深入进巴山里面有东溪河、西溪河，两河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就是两河口。这一串叙述，说明我家是在大巴山的深处，河流的源头。山高水小，道路崎岖。

刘家坪在两河口对岸，不是一个村，只是我们一家和一家佃户。为什么单单在这偏僻地方住家呢？原来这一带足踏三省，山里可生长宝贝，黄连、生漆、桐油、当归、党参、杜仲等值钱的山货，就产生在这片山里。我父亲不是农民，不是地主，是贩卖这些山货药材的商人。由于药材生意好，做的人很多，我父亲就把家搬到更接近山货生产之地，可以更多更便宜的收购它们。

我不是在刘家坪生的，但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直到 13 岁离

## 沧桑九十年

开。小时在这山沟里长大，山是那样的高，那样的险，出门见山，每天见太阳的时候不多。

我们从小就生长在崇山溪水中，对那高山清水发生浓厚的兴趣，知道深山老林里有不少野兽和稀奇的东西。我见过兔子、野鸡、野猪、狼等等动物，听说有豹子、狗熊，我却没见过。看见最多的是蛇，大大小小，青竹花白的蛇，走山路随时都可遇着。我打死过一些蛇，但是我还是怕蛇。有一次见着两头蛇，其实是两蛇交尾，缠在一起，乍看是两个蛇头，我把它打死了。我们那里的传说，见了两头蛇要倒霉，只有打死才可免灾。每年秋天，庄稼成熟了，野猪和熊要来偷吃玉米（包谷），大人们组织起来去守夜，打野兽，我也跟着去过，还曾打死一只野猪。山给我的记忆是高不可登，厚不摸底，山顶上是啥样，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对我是个谜，总想翻过山去看看。一到秋天，蓝天白云，秋高气爽，就触发了我们爬山的兴趣。小孩子腿勤身快，专找小路，或者没有路也爬山玩，山路越陡险越好玩。我们爬坡如履平地，穿林不怕马蜂，常常追逐野鸡灰兔，玩得满头大汗，浑身污泥，乐得不可开交。但是从来未能翻过山去，看看山那面是什么。山是爬不完的，爬了一层又一层，永远爬不完。

水是那样的吸引人，清澈见底，可以见到水底的石头，条条小鱼。东溪河、西溪河在我家山岩下交汇，形成很大的漩涡，那是人们显露游水身手的好地方。有人能够顺着大漩涡下到水深处，又随着漩涡游出来，真令我羡慕。我也特别喜欢玩水。到了秋天，洪水暴发，两岸河水猛涨，上游的树木房屋被洪水席卷而下，溪河忽然变成吞没人物的怪物，我们只能站在岸上远远的看着，连岸边都不敢去，更不敢玩水了。可是在平时，水幽幽流着，那样的勾引我们小孩子，过河时，常常脱下裤子钻进那清柔的溪水中游玩一会。就是在冬天，也要把鞋子脱了，光脚去洗洗。小时在大巴山里，对山总感奇怪，不知山里有什么。对水却

是亲切的，在它不发怒的时候，时常去拥抱它。可是玩水却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想游水，没有人教，自己去划水，学的是狗刨，一不小心就吞了几口水。有一次钻到一条小木船肚子底下，游不出来，一连吞了几口水，快淹死了，那位撑渡船的李麻子把我救起来，回到家，又遭到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还打了我。他是绝对不许我玩水的，说是要淹死。可打骂制止不了我，仍偷着去玩水，但始终没有学会。后来在苏州东吴学校的游泳池里才学会了新式的游泳，我在自由式和跳水方面很有点成就，还曾当过基督教学校学生夏令营的游泳指导哩，那自然是以后 30 年代的事了。

### 家父小财东

父亲是个左手无名指头扭断了的中年人，在我的印象里，蓄着八字胡，手拿旱烟竿，对我们很威严，我们小时都怕他。听说他很有本事，能干。他是我祖父的大儿子，叫余翼凤，号岐山。据说我们家原是湖北咸宁人，在明末清初，张献忠大洗四川，杀死了几百万人，清政府下令叫湖广填四川，我们余家才来到四川。虽然来川已二百来年，据说还同咸宁有来往，我们老家在咸宁有祠堂，有家谱。我小时曾见过那家谱，什么内容当时也不了然，现在更忘得干净了。当我祖父那一代时，他在大昌——巫溪去巫山中间的一个镇子，开设一个土法制纸厂，那是用水冲木头棒打碎竹、木片变成纸浆的，父亲就是在喂竹、木块时被水磨冲断左手手指的。后来，他不干这行，改做生意，收买大巴山里出产的山货，打好包由船周转运去宜昌、沙市，那里有洋行专收买这些山货。卖了货又买京广杂货，主要是布匹、日常用品，少数奢侈品如金银手饰、绸缎，再以这些货物去换山货。这种生意人，我们那里叫跑下江。父亲由此很赚了些钱，养活了一家人。

我记得父亲有四个兄弟，没有姐妹，他的几个弟弟除老三、老四外，都不争气，既不好好读书，又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全

靠我父亲一人奔波养活。祖父由大昌搬到下方镇，兄弟们闹着分家，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刘家坪住下了。他很吃苦耐劳，做生意又有办法，赚了钱，一面继续做生意，一面买了一些田，当了资本家兼地主。大约在他四十岁以后就不自己跑下江了，这个任务就由我二哥余克明担当起来。大哥余燕昌在夔府（现在叫奉节县）中学读书。二哥从小就跟着父亲做生意，很精明能干，二十来岁就独自去下江担任父亲的角色。父亲就在家掌舵，他同四川一些土财主一样，抽上大烟，公断乡里纠纷，做起老太爷来了。他对我们管教很严，家教很多。在我记忆中他是希望大哥和我多读书，走“读书人”的路。对二哥和三哥，看他们有办事能力，就希望他们走做生意的路。他似乎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他的孩子们。他是新起的财主，曾经同人发生纠纷打过官司，因为没有势力花了不少钱才把官司打赢了。

他在两河口镇、山里乡村一带是个财东，又常跑下江，有儿子在外读书，有产有田又有人，自然是乡绅。父亲当过团总，小时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是当年打“长毛”时留下来的乡勇组织，有事时（这个“有事”的意义，在我小时只是出了土匪）召集一些乡亲保护地方平安。四川，特别是像我们那些山里，有很多人去当兵，也是出棒老二（土匪）很多的省份。大的土匪管不了，本乡本土的小盗小偷却由乡勇管。父亲当团总时大概是管这些人的。可是一个小小的乡团总，受不了上面当官的敲诈，就是接待吃喝也受不了，所以他后来辞了不干了，专做生意，当地主收租，在地方上小有声望。他这个乡绅地位，不是由于读书，更不是参加过科举取得的。我的大姐嫁给开煤窑的杨家，她家有点钱但地位不高。二哥娶了县里颜家女儿，颜家曾在外县当过一任县丞，在我们县里已是绅士了。三哥娶的下方坝黄家女儿，她父亲虽然是个不入学的士子，府试没有考上当不了秀才，但是读书人，在上方坝一方也是位乡绅。我家同这些“绅



粮”结成姻亲关系，父亲在本乡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目的是要借此势力来保护他的家和财产。

有一次我记得父母大骂我大哥一顿。原来大哥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私自同二哥商量，用了二哥在下江做生意的一二千元，在上海买了套碾米机器，就自行在沙市开了一个碾米厂。这使两位老人家很为恼火。在我们那个大巴山沟里，在那二十年代居然有人在下江开厂，确实是件轰动我们乡下人的事。

父亲是封建时代的人，他为我们家开创了一个家业，是开拓性的人，但是他染了封建时代的意识与习气。有了钱，就当地主，抽大烟，但后来居然又戒了，信了同善堂，老了又出外游玩访友（访问同善堂的教友），在抗战初期死了。我大哥、二哥是旧时代的人，但也有开拓性，他们拿着钱自己在湖北沙市开了厂，先是碾米，后是面粉厂，居然在沙市商界挣得了一席之地。但他们又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大哥在抗战期间跑去上海买房子当二房东，全国解放后，他被判为坏分子死于安徽劳改农场里。我三哥一直在巫溪当地主，他管理了我父亲挣下的在老家的房屋、田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幸好在土改前死了，不然他必定要挨一番斗争。家业衰落了，他的子女很多，解放后艰苦的生活着。三嫂我们称为黄姐，是下方坝有地位黄家的好闺女，她嫁了我三哥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艰难。我小的时候在下方坝就认识她，她同我三叔家的小姐关系好，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玩。她知书识字有才女之称。可惜嫁给我那位放浪的三哥，埋没了她。她同我三叔的小姐，是我们小时在一起玩的小同伴，我最喜欢她两个。她们只能走旧中国女性的悲惨道路。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们。童年时代得到的温情越到老年越容易泛起凄凉的回忆。

然而刘家坪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妈妈。我是她生下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她一共生了九胎，最后只留下六个，最大的两个